

國英英雄

第一集

程寬沼編著



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

中國女英雄

一 突圍求救的荀灌

晉人荀灌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，她跟着父親荀崧住在宛縣（現在河南省南陽縣）地方。

那時，西晉的懷帝、愍帝，被胡人捉去像奴隸般玩弄着。東晉的元帝即位於建康（南京），勉強形成偏安的局面。然而這偏安的局面，也真不容易維持，因為各處綠林寨主，仍在乘機擾亂。

忽一日，有一綠林寨主名叫杜會領兵來打宛縣。荀崧原是宛縣的太守，可是兵少力弱，抵敵不過，只得把城門關上，登城拒守。然而眼看自己的兵士一天一天少了，糧食一天一天缺了，孤城的破滅，只是時間的問題。荀崧想派人到襄城（河南許州）的太守石覽那邊去討救兵，但是部下許多將士，沒有一個敢突圍而出的。荀崧無法可想，急得嘆氣連連，飯也吃不下去了。

荀灌見了，便對荀崧說明自願前去求救。荀崧搖搖頭說：「你雖有些武藝，但到底是一個女孩子，被敵兵見了，不是白送性命麼？」荀灌說：「城破了，性命也保不住。與其坐着等死，倒不如拚命前去，或者可以求得救兵，救了全城的性命！」

荀崧見她說得有理，就答應了，連夜叫她帶了幾十個勇士，趁着天色黑暗，用繩網住身子，

當時周訪是南中郎將的職位，領有重兵駐紮湖北東南；周訪便叫兒子周撫帶了三千人馬，會合石覽的兵，一同去救宛縣。敵兵不能抵敵，只得散去。宛縣全城的性命就保全了。



從城頭吊下，突過敵營。敵兵發覺後，便一窩蜂似的前來追趕。那荀灌一點也不怕，和勇士們從容應戰，且戰且走，到底逃入山中，沒有被敵兵追著。荀灌到了懸城，見了石覽，說明來意。石覽本是荀灌的舊部，又見荀灌如此勇敢，便滿口答應了。還怕敵兵衆多，不能解圍；荀灌又用父親的名義，寫了一封信給周訪，向周訪求救。



二 不忘祖國的韓夫人

韓夫人是東晉名人朱序的母親。她領導着做飯洗衣的女大衆，爲國家建築了防禦強胡的堅城。這事是發生在襄陽，距荀灌請兵解圍之後約八十年。

襄陽城在漢水的中流，當黃河流域入長江流域的要衝。自從東晉偏安江左，黃河流域淪於異族，襄陽便成了頭等重鎮。鎮守此城的是朱序。這時北方的情形已大變，幾乎是前秦苻堅（五胡之一）獨霸的局面。苻堅幾次三番想打平東晉，統一天下，總因大臣王猛勸告不曾發動。等到王猛死後，他便時時刻刻想實行。這時東晉也沒有忘記當前的強敵，積極準備，鞏固邊防。除却朱序鎮守襄陽而外，又派謝安都督揚豫，桓冲都督江荆，謝玄監守江北軍。

東晉太元四年（西歷三七九年），苻堅叫他的長子苻丕率領大軍，圍攻襄陽，想由漢水下長江，直達東晉的都城南京。苻丕等遠道而來，軍糧不能多帶，只想速戰速決。可是朱序知道這種情形，偏偏關起城門，實行長期抵抗的策畧。苻丕因爲軍糧日少，攻城日急，朱序忙着督促壯丁拚死守禦。

正當苻丕猛力攻城的時候，朱序的母親韓夫人，並不像普通的老太太似的，有什麼緊急的事

變，便躲在後房裏不敢露面。她是和兒子一樣勤勞，不分晝夜，在城頭上來往巡視。忽然被她發現襄陽城的西北城，有不穩固的形勢，於是連忙叫齊了家中婢女僕婦，分頭向全城的婦女接洽，叫她們趕急拋了家務，來築新城。

她們因韓夫人以年老之軀，尚且如此勇敢犧牲，大受感動，竟然在矢石亂飛下搬土搬石，幾天工夫，在西北角築成新城二十餘丈。

苻丕集中兵力，向脆弱的西北角攻擊，果然被他攻破。不料正當他以爲得了勝利的時候，晉兵已經退守新城，這新城却似一道銅牆鐵壁。他和他的將士都大大地失望，戰意頹喪；同時食糧已盡，不得已只好解圍，拋了襄陽而去。

襄陽民衆因此得免於胡人的屠殺，他們爲紀念韓夫人這義舉，叫這城爲「夫人城」。

不久，朱序部下有一個漢奸李伯護，私下通信約苻丕再來，他在城中裏應外合；朱序和他的全家，都被擄去。堅爲想朱序投降，特別殺掉叛徒李伯護以平他的氣。朱序受他母親的激勵，屢次想逃，都未成功，只能勉強留在那兒。

過了四天功夫，苻堅不信羣臣的規勸，堅決地要滅東晉。他領近百萬的大軍，取道淮水而東。自以爲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」，得南京將易於反掌。連怎樣安排了東晉的君臣，和怎樣招待東晉的君臣，他都已計劃好了。

東晉的存亡，真是迫於眉睫。他們集合所有的精兵，共得六七萬人，叫謝石謝玄謝琰等，分

別抗戰於淮河附近。這時候苻堅的大軍，還沒有完全到齊；前鋒苻融（苻堅弟）約有三十萬衆，布陣在淮河的支流肥水上面。苻堅想用威脅的政策，不戰而取東晉，所以叫朱序到東晉的軍隊裏來勸告，要他們早早投降。可是，朱序會到了謝家諸將，不但不勸他們投降，反而對他們說：「苻堅的兵士，有百萬之多，我們應在敵軍未全部到達的當兒，和他速戰，如能挫他的前鋒，勝利是定有把握的。」雖然朱序的老母留在苻堅那兒，可是韓夫人勉勵兒子以國家爲重，不要顧慮他一人；因此朱序得以放膽做他要做的救國工作。

謝石謝玄謝琰諸人，都是很有文才的，他們寫了一封極俏皮，極生動的信給苻融，約他決戰，大意是說：「你這麼遠道而來，應該是要早早決戰；可是你現在軍隊布滿水上，很像是持久之計，不像是要求速戰的。你何不叫你的軍隊稍微退後一點兒，讓我們的兵布陣在水的這邊，使他們兩下便於廝殺；我們和你騎着馬緩緩地觀戰不是很好嗎？」

苻融雖然也是一員能將，到底是頭腦簡單。他真的傳令他的士兵，稍微後退。可是如此大隊的人馬，前方叫退，後方莫明其妙，只道是吃了敗仗，一退退得不可收拾，晉兵乘勢追了上來，苻融在馬上拚命阻喝，無奈朱序又在背後大叫「苻堅敗了！苻堅敗了！」奔退的兵士反而將苻融擠倒馬下，苻融便死於非命。晉兵越發施展威風，把苻秦的兵士殺得河木盡赤；苻堅帶了傷，騎着馬向北方逃去。自從這次肥水大戰，他就不敢再窺大浙了。

朱序自然是得以再回到他的祖國——東晉，但他的老母韓夫人，便在亂軍中犧牲了。

三 大公無私的洗氏

洗氏是南越高涼的土著，祖先代代做南越的領袖，管理山洞部落十餘萬家。她自小就很聰明，長於武藝和戰術。生性仁慈和平，厭惡強凌弱，衆暴寡的侵略舉動，部下都很愛戴她。可是她的哥哥洗挺，却喜歡恃強壓迫他族，她以一位年少的小姑娘，竟然和洗挺決裂，領了一部份人馬，另闢和平的國地。

到梁大同初年，羅州刺史馮融，知道她很能幹，特地聘做媳婦。那時馮融的兒子馮寶，是做高涼太守，他們父子都是北方人，到嶺南來人地生疎，號令不行，因此想借賢媳以爲幫助。洗氏結婚以後，果然幫着馮寶，事事弄得井井有條。

那時是羣雄紛起的時代，各地豪族，據地自雄，互相爭奪，弄得人民流離塗炭，無所歸宿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一個人能用他優越的地位，不爲私人的利慾以從事戰爭，而用之於保障地方的安寧，那是很所少見。那時洗氏正理頭輔助馮寶治理高涼，不料梁朝的將軍侯景，起事廣州；高州刺史李遷仕，以援助官兵爲名，飛馬召馮寶來議事。馮寶正待起身出發，洗氏却堅決地阻止他，她的理由是：刺史如果真意出兵，當然先將兵馬送出，不必等待召集太守商議。現在李遷仕既

然按兵不動，召太守去必是有所要挾，說不定是要挾太守和他共謀，以加入侯景的叛亂。馮寶見她言之有理，遲了數日；果然李遷仕舉了叛旗，因此侯景的聲勢大盛。

接著來了一幕新鮮而活躍的喜劇，這樣的喜劇真不可多得。原來李遷仕既是侯景的同黨，他便叫主將杜平虜帶了精兵前赴戰場，洗氏知道了這事，對馮寶說道：李遷仕的精兵既已跟杜平虜出發，他的州裏一定空虛，我們不妨乘虛取他。但是你前次既然沒有聽他的命令，這次去他必然用武力來對付，那就必得演一場猛烈的撕殺。可是我去，他定是不會防備。於是馮寶寫了一封謝罪的信，說明自己因畏罪不敢前來，而叫妻子來勞軍。一面洗氏領了千餘兵了，各人挑了禮物，直到高州城下。李遷仕看了馮寶的信，見洗氏是女流，隨從又都挑着重擔，他再不以爲有甚麼意外，便叫人開城迎接來人。不料洗氏一聲號響，從都拋了扁擔，取出暗藏的武器，直衝入城中，李遷仕驚然大驚，倉皇逃去，她便不戰而取高州城。

不久馮寶去世，適值梁朝覆亡，嶺南豪族互相火逆。洗氏訓練百越壯丁，保障數州，使強徒莫敢侵入。後來他的兒子馮僕，被陳朝的廣州刺史歐陽紇所誘惑，共起兵反叛，洗氏深惡此輩梟雄，竟然大義滅親，和兒子斷絕關係，一面發動大軍，和叛徒宣戰。

陳亡隋興，嶺南又入於無政府狀態，羣雄割據爭奪不休。只有洗氏所管轄的數縣，雖然沒有官家的接濟，也沒有外援的救助，僅僅靠她深得民衆的信賴，和她的卓越的領導的才幹，竟能團結一心，抵禦強徒的騷亂。數州民衆感謝她的和平的恩惠，因此都稱她爲「聖母」。

隋朝初年，番禺人王仲宣，又擁據地自雄；從番禺至衡陽，兵連禍結，地方糜爛。洗氏遣她的孫馮暄出兵擊仲宣，馮暄却和王仲宣暗通聲氣；洗氏再以她大義滅親的精神，囚馮暄於牢獄自己親自出馬。

洗氏乘壯馬，披甲介，身上戰場。士兵望見她來，勇氣百倍，不費多太的氣力，便將王仲宣打平。於是蒼梧首領陳坦，岡州首領馮岑翁，梁化首領鄧百頭，藤州首領李光署，羅州首領龐靖等，都不約而同的來參謁，她儼然是嶺南的君王。但她毫無稱孤道寡的野心，只吩咐各首領，安撫民衆，和衷共濟。

她這種淡泊公正的態度，使得遠近都感服，就連隋高祖也想對她表示敬意。他封洗氏爲藤國夫人，並追封她的已死的丈夫和子以官祿，不過洗氏一開始心地中便沒有功名利祿的念頭，對於兒子或家族，更無庇護之意，故在冊封之後，仍然和以前一樣專心於地方的福利。

晚年家居，遇番禺總管趙納貪污苛虐，使嶺南之人，多半逃亡。她憤慨異常，冒着危險，上書告發趙納的罪狀。隋廷派人來查辦，果然搜出許多賄賂；於是一面將趙納斬首，一面仍請洗氏招撫流亡。洗氏扶着藜杖，親自遊歷十餘州，勸民衆各返故居，重治產業。嗣後「聖母」之名響遍於嶺南，歷數代而不衰。

以洗氏的大公無私的精神，以她的明敏果毅的才幹，以她的誠懇真摯的態度，以她的酷愛和平，厭惡強暴的主張，倘使生於今日，必然不祇守嶺南區區之地，而將在遼闊的域內，更奮發有爲的。

四 築娘子關的平原公主

提起娘子關的由來，你可以顧名思義，知道牠是婦女倡築的；然而我們普通都不大追究作者是誰，因為這女姓倡築者的姓名不普遍流傳，這可證明中國歷史上埋沒了的女戰士，還不知有多少人。

我們無論是男女老少，大抵都聽過「娘子軍」的名辭；這娘子軍最初的創立者，便是娘子關的倡築者。

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有兩個很強盛的時期，那是漢和唐。唐代的發端在并州，就是今日的山西。當隋煬帝冶遊揚州，唐的始祖李淵留守太原。煬帝不管各地豪傑已紛紛起事，仍舊沉溺在酒色之中。這位瘋狂的皇帝，彷彿有心要做到亡國。

不管唐高祖起的是不是義師，在這樣的奢侈荒唐的國君之下的民衆，無疑地是要起而革命。李淵和他的次子世民，便迎合大眾的情緒，起事於太原。

李淵起事之後，即刻召回他的長子建成，三子元吉，三女婿柴紹。這時柴紹是在長安，他因為要避着隋朝官廳的耳目，星夜奔往山西，深以不易處置他的夫人平原公主爲慮。可是平原公主說道：「你應當趕快走，自想法子；我是一個婦人，臨急時也可以躲藏起來。」柴紹大約平時也知道夫人的能力，現在又見她這樣堅決，果然獨自去了。到了山西，幫着世民兄弟，步步南征，

以至西入長安，這都不在話下。

平原公主自丈夫去後，眼看長安是煬帝的老巢，都城內外，爪牙林立，必難安身。她急急回到長安南方的鄠縣的莊園，將家中所有的財物，盡數拿來招募山中亡命之徒，共得數百人；便打起叛旗，響應李淵。當時有一股番人的亂黨在司竹園，由何潘仁所領導；公主叫她的家僮，馬三寶遊說潘仁，使他攻陷鄠縣，彼此兵力相結。又叫三寶招撫盜賊李仲文、向善志、丘師利等，共得精兵萬餘人。長安留守屢次遣兵來攻，不但不能得勝，反而被公主更擴充了地盤。她引兵而西，攻下了藍屋；渡渭河而北，攻下了武功，始平。因為她號令嚴明，軍紀整肅，漸漸地聚眾到七八萬，向長安採取包圍的形勢。

不久，李淵、世民的大軍，已經渡黃河，入潼關，李淵叫柴紹領數百騎兵從華山去接她，她却已在渭北和世民的軍隊會合，圍攻京師，當時大小各營，都稱她的軍隊爲「娘子軍」。李淵登基以後，封她爲平陽公主。

平陽公主的營造娘子關，究竟是在何時，此刻手頭苦無詳盡的記載。但知她以後一直跟着柴紹親臨戰陣，而她的去世，實在高祖登位後的第六年；那麼她的築關的年代，大致是可以推算。

高祖即位後的起初幾年，在山西境上和唐惡戰的，前有劉武周、宋金剛（武周的部下）；後有竇建德、劉黑闥。娘子關之作，十九是在攻打竇建德或劉黑闥的時候，尤以後者成分爲多。因爲黑闥在唐武德五年六月引了突厥從山西北部南下，他自己又署奪了太行以東（五年十二月被太子

建成斬於魏州），唐大要想破他，不得不將他和突厥的兵力，截而爲二；那麼，依太行的缺口作一雄關，是最靠得住的辦法。說不定世民和柴紹分頭向太行以東和太行以西轉戰時，公主便居中策應，她從從容容地成就此關，以便唐兵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

武德六年她去世之後，唐高祖在她舉行葬禮時，給她全副樂隊。太常卿以爲一個女人的喪事，依禮不能鼓吹奏樂；可是高祖說道：「平陽公主是開國功臣，不是平常的女人。」所以她的葬儀仍舊是吹吹打打，而且照諡法「明德有功曰昭」的條例，給她諡號叫「昭」。

五代父從軍的花木蘭

在唐朝時候，北方的突厥族常常出兵來侵擾邊境，邊疆的人民大感不安，因此朝廷裏，就決定出兵去討伐了。

那時河套一帶地方，住着一個年青的女郎，名字叫花木蘭。她雖是一個小女郎，却是很有倫武的精神，她的父親幾次奉命出征，她總是要求跟着出去。

她隨父親出征回紇，她也打扮了男裝，在軍營中住了六年。不用說，她所有戀家的意念，以及個人幸福的打算，統統拋在腦後了。有一次，她跟着父親出外巡邏，在路上忽然給敵人包圍了。這時，她父親的性命，正是在敵人的掌握裏。花木蘭見勢不佳，於是喝令士兵，衝破重圍，自己揮刀舞劍，一



路掩護父親走避。敵人率兵追擊，木蘭就挽出一支弓來，張着弦向敵人射去。她只轉了一個身兒，箭到之處，敵兵都從馬上倒下了。這一次，她直接救了父親的性命，間接就是救了自己的國家。

後來突厥人又在邊境擾亂了，朝廷裏徵集各地的兵，出發去抵抗。木蘭的父親也被派在內的。可是她父親的年紀已高，精神已衰，怎樣能夠出去打仗呢？她又沒有長兄可以替代。因此她自己決定去代父從軍了。

她扮成男子模樣，預備了軍裝馬匹！就出發渡過黃河，到前線作戰。趕了千萬里路程，經過了許多關山，才能達到前線，那裏一片沙漠，氣候異常。白晝如踏在燒紅了鐵的地上，黑夜如宿在冷冰的地帶；加以一陣暴風，捲在空中的砂石，落下來如下冰雹。許多兵士在這樣駭怕的地方，自是一個個都懦弱起來了。所以不多天，一大部分兵士，就因不耐氣候，勇氣消失，身體病倒了。木蘭見了這種情狀，於是用悲壯的言詞同他們說：「親愛的將士們，我們要奮發起來戰勝魔鬼呀！我們都是忠勇的志士，我們的性命都已交付給國家了，請大家下個『馬革裹屍』的決心！我們，與其病死，寧願戰死！」

木蘭說着，許多兵士立刻興奮起來了。他們已沒有萎靡不振的情狀，而個個都有勇武的神氣了。於是大家一鼓而起，衝破敵陣；連戰三次，三次都得到勝利。

敵人疑爲神兵，於是請降，自此突厥就歸順我國了。他們凱旋回來，國王要重重犒賞他們。



木蘭到了家裏，脫去戰袍，穿上女裝，恢復她的本來面目。送她回家的兵士瞧見了，很詫異地說：「我們和她同在軍隊裏，過了十多年，竟沒有覺察她是個女郎。」

木蘭是一個女子，却能夠代父從軍，爲國殺敵，真可以算是巾幗中的英雄了。

可是木蘭既不要官職，又不要錢財。國王說：「你要甚麼呢？」木蘭說：「我離家已經很久了，很想念我的爺娘，如蒙大王賞賜一匹駱駝，送我回家，就感謝不盡了。」國王就賞賜她一匹駱駝，派幾個兵，送她回家。

家裏的人，得木蘭回來的消息，都歡喜得發狂了，父母出城來迎接，弟妹等在家裏等候，大家和木蘭分別了整整的十二年，到現在才算骨肉重聚了。

六 擂鼓殺敵的梁紅玉

梁紅玉便是南宋大將韓世忠的夫人，有一段事蹟，值得我們記念的。

當金兀朮的大營屯紮在黃天蕩，他想橫渡長江，騷擾我江北。

那時我韓大將軍的戰船，擺列在江北一帶，中軍水營一派是海鯨艦，豎定桅檣，有二十多丈高，好像密藏一般的在那旌幟飛揚，金鼓亂鳴的中間，插「大元帥韓」的大纛旗。

這一夜星月當空，金兀朮同了軍師哈迷蚩，小元帥黃炳奴三個人一齊上岸，悄悄騎着馬來到鎮江金山的山脚。番將何黑圖早已奉命領兵備船，在此伺候。（這時金山還在江中）兀朮一行下了船，上了金山，勒着馬慢慢地走着。

猛聽得金山塔上一陣鼓聲，龍王廟裏一枝兵，喊聲震天，殺奔前來。金山塔上的鼓聲，愈擂愈響，愈響愈凶了，一陣陣的鑼鑼的聲音，打得心驚膽戰。忽然一個少年大將當前攔住，那少年將軍（韓彥直世忠二公子）把兀朮擒到馬上。

原來韓公子捉到的是假兀朮，便是金國小元帥黃炳奴，這是哈迷蚩之計，叫黃炳奴假裝兀朮模樣，到金山探聽宋營軍情的。

自從打了這次敗仗，兀朮令大元帥粘沒罕率領大兵三萬，戰船五百艘，先去擋住焦山的大營

，再調小船，從南岸一帶過去，爭那龍潭，儀徵的旱路，一面攻打，一面渡江，分散宋軍的軍勢，使宋軍首尾不能相顧。

在三更時分，金兀朮同軍師對飲着非常的得意。等到四更時分，衆軍一齊向焦山大營進發。兀朮同哈迷蚩坐在中間船上，乘着南風直駛，遠遠望見金山下有宋軍哨船密佈。當精沒旱的戰船將過焦山，一聲吶喊，宋營中一無動靜。兀朮和部下正在驚疑，猛聽得對岸一聲砲響——轟，接着轟——轟——轟，把金軍的五百號戰船，打得落花流水，兀朮慌忙傳令往北逃走。他遠遠地聽見一陣驚天動地的擂鼓聲，更覺心驚膽裂了。回頭一望，只見一位女將軍，在宋營中軍離水面二十多丈的高樯頂上，她正在猛力的擂鼓。

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我們的民族女英雄梁紅玉呀！

